

海 右
丛 书

LIUSHIHAI ZHONGDUANPIAN XIAOSHUO XUAN

刘世海 中短篇小说选



春风文艺出版社

主编	赵和琪	王德昌
编委	郭震	郭廓
	赵鹤翔	赵和琪
	严民	王德昌
	王小铁	



刘世海，男，1934年生，山东青岛莱西市人。先后做过记者、理论教员、秘书，现任济南市政协副秘书长。系中国作家协会山东分会会员。自70年代开始小说创作，发表过《绿色的秋季》、《保姆》、《韩局长的烦恼》、《摩登女郎》等中、短篇小说多篇。

自序

刘世海

我从50年代末期，开始当过编辑、记者、理论教员、机关的秘书。工作之余，乐于给报刊写一点议论文。至于小说，古今中外，读了一些，那只是为了欣赏，为了愉悦，从未想到我自己会动手写。到了70年代中期，萌生了写小说的念头。但是写小说的要领是什么，全然不知，只觉得别人小说里的故事，我也能写出来。因为我当记者时常写“通讯”，编织故事情节，抒发感情，并不生疏，便写了一篇知青题材的小说，送给《济南日报》。出乎意料，竟很快以半版的篇幅刊登了。于是信心百倍地开始一篇一篇地写起小说来。怎么写？模仿，跟着感觉走，把自己采访时所见、所感的事情，编凑了一篇篇的故事，接连不断地向报刊投递，又接连不断地被退了回来。这样持续了一段时间，有了几十篇的退稿。我便犹豫了，彷徨了。为什么头一篇能轻而易举地

发表，后来就统统不行了呢？便拿了一些稿子找一位作文学编辑的朋友看。他说：“你写的这些稿子，不是小说，而是通讯。小说要有人物性格，矛盾冲突，要有迭宕起伏的情节……”我又重看退稿，觉得他说得对，实际上我的每一篇退稿，虽然故事不一，情节各异，但基本上是写了一些不同的好人好事。我开始读一些中外名家的短篇小说，契诃夫的，巴尔扎克的，毛姆的，鲁迅的，王愿坚的……反复阅读，反复思考，反复对照，并试着再写。不久，便陆续有作品在报刊发表了。

1980年，我参加济南市文联办的作者学习班。一个月的学习，受益匪浅。一是听了一些作家和同行们讲的写作小说的基本知识和体会；二是结识了济南的一些作家和作者。他们又多在省、市文学刊物编辑部里供职，有的已经是有影响的作家、作者，一直是我的良师益友。通过一个月的学习，我更深一步地掌握了写小说的要领，它确是我十几年来笔耕不辍的一个重要的台阶或关键时刻。

后来，我又多次参加市文联、市作协举办的学习班和座

谈会，创作兴趣渐浓，陆续有作品问世，相继参加了省、市作家协会。

40年的机关生活，使我比较熟悉机关的各种人，特别是在经过各种波折、动荡的时候，各种人的内心世界和面貌表露得更加真实。因而对他们的了解，不只有一时一事的印象，而是有了一些连贯起来的长期的观察，各种不同的人物，常涌于脑海，展现在眼前，他们叫我提起笔来写，叫我心中生出一股激情。

收进这本集子里的大多是我80年代的作品，自然是具有这个时代的深深的烙印，特别是不可能不和改革的大潮紧紧连在一起。我写了改革中的男人和女人，以及其他各式各样的人。

不论怎样入木三分地刻画人物，呕心沥血地编织故事，我的笔触所至，我的创作宗旨是：弘扬真善美，鞭笞假恶丑。

我的作品力求使读者一旦读了开头，就受到吸引而非读完不可。我在艺术表现和内容取材上都是为此而孜孜以求。

我的精力主要是用于本职工作，只有节假日和晚间，才有时做一点思索。有时想出一个好故事就讲给我周围的一些同志听，他们也觉得蛮有意思时，我才能动笔写。我现在已经想好了好多题目，也储存了众多人物，我不表现他们是决不甘心的。因而我将在努力做好本职工作的同时，坚持不懈地从事我的业余创作。

在这里，我要感谢市文联、省市作协和《当代小说》、《时代文学》、《济南日报》的同志们，以及我的其他的一些文友们对我的帮助、支持和鼓励。没有他们，我可能是一篇小说也写不出来的。

我还要特别提到作家赵和琪同志，我们是老朋友了，他不仅在创作上给我以帮助，这本集子能够与读者见面，也是由于他的支持，在此我要向他深表谢意。

91.7.19

目 录

自 序	刘世海
绿色的秋季	(1)
跟 踪	(37)
保 姆	(68)
驾驶轻骑的女人	(83)
韩局长的烦恼	(94)
心 灵 深 处	(105)
酒 陪	(123)
感	(146)
女 人	(159)
局长女儿的婚事	(175)
妈 妈	(184)
悠悠离人情	(196)
她到了异国之后	(207)
仲 秋 之 夜	(220)

巧	遇		(228)
名	字		(234)
A	局长的笑		(237)
笑吧，	姑娘		(240)
掌	声		(244)
取	巧		(246)
钥	匙		(249)
孤	独		(252)
摩	登女郎		(254)
戴墨镜的	小伙子		(256)
岳丈的	生日		(258)
家	书		(260)
结	婚之后		(262)
卖西瓜的	姑娘		(265)
局长的	儿子		(268)
我的老师	周苑		(271)
气			(274)

楼上楼下	(277)
毕业分配报告	(279)
一个罪犯的自述	(282)
妻 子	(285)
少 妇	(288)
编 后 记	(290)

绿色的秋季

骄阳似火。坐落在H山下的省林学院，被一片浓密的白杨覆盖着。突然，一辆银灰色上海轿车风驰电掣般驶进林学院大门口，一个急转弯，“吱”地一声停在了人事处办公室门前。从车上走下来的是一位年轻姑娘。她身着米黄色丝织卡其衫，蓝色牛仔褲；脚蹬乳白色高跟鞋。她神态自若，迅速地扫视了一下校园，径直走进人事处长办公室。

她，就是从几百里外赶来的闻名遐迩的本县苗木专业户林雪。

她此行的唯一目的，是招聘一名大学毕业生，为她担当技术员。林学院在省报登了一则广告：“本院应届毕业生中有一部分人愿为林业专业户服务，有聘任者，请到本院人事处洽谈。”林雪看了这则广告，喜不自胜，慕名而来。她原以为自己是捷足先登，可以任意挑选一个精明强干大学生。但是人事处长抱歉地对她说：报名者多数已被聘走，只剩下一男三女，没有多大挑选余地了。因为林雪要求的条件特别

苛刻：只要男性。

既然林雪只要男性，人事处长只好把仅有的一名男生的档案递给她。她翻开档案，一眼看到了那张熟悉的照片上的面孔。顿时心里咯噔一下，满腹的怒气直往脑门上攻。再对照表上的名字：马丹。没错，就是他！真是冤家路窄。原来马丹是林雪四年前的恋人。马丹考上了省林学院，则自食其言，撕毁了山盟海誓。本来林雪来林学院之前，曾经想到过他，但她认为马丹这种人不会报名为专业户服务。世间的事情就是那么复杂，偏偏碰上了他。她没有犹豫，拿着马丹的档案直接对人事处长说：“我决定招聘他！”

马丹来到人事处，一看招聘他的是林雪，霎时懵了。因为太出乎他的意料，他压根儿没有料到她会到林学院招聘大学生，就是她要招聘，也绝对不会以他为目标。林雪以居高临下的姿态，摘下墨镜，微笑着向马丹伸出了右手。相隔了四年，两个人的手又攥到了一起。

“您好，马丹。希望得到您的合作。”

林雪完全是带有指令性的语气，把马丹逼进了狭路，迫使他必须迅速作出回答。他曾经有过谢绝的念头，但在林雪咄咄逼人的气势下，迅速地调动起大脑中全部判断的细胞，立即作出回答：“非常高兴和您合作。”

就这样双方很快达成协议，林雪帮助马丹把行李、书刊搬到了轿车上，踏上了归途。

汽车在平坦的公路上疾驰。林雪手握方向盘，目视前方，心中难以平静。后座上的马丹使她回想起他们四年前的情景，特别是最后分手的一幕。

那是六年以前的事。林雪和马丹是县农中一对活跃人物。林雪是团支部书记、校女篮队长，马丹是团支部宣传委员、校男篮队长。对于林雪的容貌、才能，马丹是倾心的，林雪对马丹的精明、干练也是赞佩的。虽然中学生不能谈恋爱，但是埋藏在这对青年心中的那种对异性的神秘的渴望在萌动，便情不自禁地经常地以研究作为名，频频地接触，甚至上课的时候，也不时地偷偷看对方一眼。有时无意中两人的视线碰在一起，便慌促地移开。久而久之，他俩意识到，这意味着什么。不久全校学生都在背地里议论着他俩，谁也不公开声张。他们虽在表面上从未超出同学关系，但是在许多事情上都想着对方。临毕业那年，全校有的学生甘心回乡务农，有的报考地区农校。而他俩商定一起报考省林学院。师生们也认为他俩有夺榜的希望。他俩便踌躇满志，双双迎考后，在家等待录取通知。

一日，马丹接到通知，头“嗡”的一声，差一点晕倒。原来他以二十分之差落榜。在家蒙头大睡三日。他的理智稍有恢复，便想到了林雪。“她考上了没有？”他心里想。过去他一心希望她成为大学生，那是以他高考录取为前提。现在他不希望她能考上。“要是她进了高等学府，这就意味着……”他不敢多想，于是骑上自行车，直奔林雪家。

林雪一见马丹，忙问：“你考上了？”马丹的牙齿紧紧咬住下唇，眼圈发红，良久才说：“差二十分，这可恶的二十分！”他镇静了一下问：“你呢？”

“我？”林雪哈哈大笑起来，“我以超过分数线三十分的成绩被录取了，你信吧，嗯？哈哈……”

马丹听了，心中充满嫉妒，又觉得不解。她平素学习不如自己，怎么考得这样好？于是他转身就走：“你上你的大

学，我撸我的锄把子。”

“回来！”林雪有些愠怒：“我考上了大学，你就这么个态度，我要是考不上，你才高兴？”说着她把通知单塞给马丹。他一看，林雪差三十分没有考上。便略带歉疚地坐下了，缓缓地说：“没想到，咱俩败得这样惨！”

“这怎么能算败！”林雪知道马丹自尊心强，不想过于刺激他，“一百个考大学的只能考取几个，难道能说考不上的都败了？人一生干什么不是干，为什么定要在一棵树上吊死？”

“城市可以，农村的孩子不上大学有什么出路？”

“怎么农村的青年就没有前途了，我不信！”

林雪见马丹有决心明年再考，便鼓励他：“别灰心，明年一定有希望。”

“你呢？”马丹关心地对林雪说，“你只要加把劲，也有希望。”

“好，咱争取再考一次吧。”

从此，马丹无时无刻不在瞅着眼前的两条路：一条是万丈深渊——在山旮旯里当一辈子农民；一条是锦绣前程——上大学。他像惧怕毒蛇和死亡一样惧怕第一条路。

从此，林雪和马丹之间，鸿雁往来，频频接触。第二次见面时，马丹直截了当地提出建立恋爱关系的要求。林雪说：“为了考大学，先不谈个人的事。”

马丹矜持地说：“爱情的力量是无敌的，我们俩有了它，就一定能攻克大学这个堡垒。”

林雪似乎被马丹的宏论所折服，她的脸有些发烫，心跳的频率加快了，微微地点头。马丹直视着她，明白了一切，第一次在林雪的房间里拥抱并亲吻了她。

转眼第二年高考结束了，马丹已无法用言语加以形容的

喜悦心情，告诉林雪，他被录取到省林学院。

林雪闻之十分高兴：“有志者事竟成！”

“你呢？”马丹忙问林雪。

“给。”林雪没有回答，把高考分数单给了他。

“啊！”马丹一看，惊奇地说：“差五十分，比去年又降了二十分，这是怎么回事？”

“我的心从书本上转移到树苗上。”林雪方把政府批准她为林业专业户的通知交给马丹。

“咳，这样的大事，怎么不和我说一下。论你的才气，一定能考上大学的，为什么要从一条光辉灿烂的大道上拐入荆棘丛生、崎岖坎坷的小路呢？”

“我以为这也是大学，这也是一条金光大道。”林雪自信地说，“我将义无反顾地走下去！”

马丹觉得没有必要再说什么了。他知道林雪一旦认定的事，别人很难动摇她的决心。于是他蹑蹑而行，离开了林雪的家。林雪以为马丹因不理解自己而不快，便送他出了门外，说一些鼓励他的话，作一些叫他理解自己的解释。但是没有换来对方一丝微笑、一句知心话。

对于马丹忧郁的表情，林雪并没有多想，只是认为以后会想通的。一个上大学深造，学习现代林业科学知识，一个从事苗木的栽培，相辅相成，相得益彰，多么好的事业，多么理想的一对，多么锦绣的前程。她编织着美妙的梦。

马丹启程那天，林雪去为他送行。

在去火车站的路上，她发现他有点神不守舍，心事重重，便问道：“不舒服吗？”接着摸了摸他的前额：“还是有什么不顺心的事？”

他沉默、焦躁，他没有回答她，也不屑看她一眼，不时

地拿出她送给他的绣有一双鸳鸯的天蓝色手绢擦着他的俊俏的鼻尖上的汗珠。可以看出，他的心中在激烈地斗争，他的两手在微微地抖动，额头渗出密密的汗珠，他低头皱眉，放慢了脚步，他不时地看表。这时，她问他：“你到底是咋啦？”

他不敢正视她。他艰难地、嘴巴像是坠上了千斤重物，吃力地启动着嘴唇：“林雪，咱俩将来……很难……很难走到一起。考虑到各自的前途，还是早……早分手的好……”他说完，神情紧张，不知她会作出何种反应。

可是完全出乎他的预料，她没有眼泪，没有悲伤，没有犹豫，只是把右手在胸前一挥，一扭头，离开了他。至于她心里怎么想的，他至今全然不知。

强烈的阳光，从车子左侧的窗子上透射进来，但车内却凉爽舒适。他没好意思问，心想大概是空调的作用吧。他一面想着、一面看着林雪娴熟地操纵车子的神态、动作，甚至有时盯着她的虽不太白但却颇有光泽的颈项和手臂。林雪对他的这一切，从反光镜里看得一清二楚。

马丹来到林雪家，犹如乡下人进城，顿觉琳琅满目，五彩缤纷。他参观过多种新兴农舍，但从未见过林雪这种园林型的公馆一般的宅第，坐北朝南一排设计精巧的两层楼房，分三个单元，掩映在绿荫之中。进入院内，穿过圆形拱门，眼前幽静的园林景色跃入眼中：人工湖中矗立着一座古色古香的湖中亭，飞檐绿瓦，湖中一条廊房桥把参观的人迎入亭内。湖内绿水清清，莲荷盈盈，人造喷泉，水柱四射，形成缤纷绚丽的彩虹。正当马丹眼花缭乱、目不暇接时，觉得衣襟被拽住了。回头一看，是一只龇牙咧嘴的猴子，吓得他急忙往林雪身边靠：“啊，猴子！”林雪朝猴子摆摆手：“哎哎，走开！”猴子立刻由满脸狐疑变得和颜悦色起来。

“哪来的猴子？”马丹不解地问。

“我去年到川贵一带自费参观学习苗木栽培技术时，顺便买的。”林雪很得意，“没想到这小生灵通人性，很讨主人喜欢。今年有人偷树苗，它和‘二黄’硬给拦住了，而且逼着小偷来见我。你说多有意思！”

“二黄？”马丹正要问“二黄”为何物，一只细腰长腿、毛色微黄的猎狗不知从什么角落窜出来，用鼻子不停地嗅马丹的紫色人造革半高跟凉鞋，它的意外出现，又使马丹吓了一跳。

丰盛的晚餐之后，啤酒中微量的酒精在马丹的血液中发挥了作用，他感到有点头重脚轻，趑趄趑趄地铺好床，准备就寝，以消除旅途的劳累。这时忽听轻轻的敲门声，他急忙下楼开门。由于速度太快，乱了脚步，到了最后几个台阶时，摔倒在地，前额碰在木质栏杆上，虽是痛得钻心，也忙爬起来开门。这一切林雪在门外听得很清楚。门开了，她看到了马丹的狼狈相，心中不觉好笑。可在灯影下突然发现他的前额鼓起一个核桃似的包，便立刻用手去抚摸那个包，并连连安慰了几句。她这样做的时候，只想到这是在人体上无端地产生起一个包，一定很疼，她应当关切。而他认为这是他对他的爱的流露。他感动了，心颤了。他“扑通”跪在了她的面前，并且声泪俱下：“请原谅我……”林雪忙把他扶起来：“不要这样，你……”

此刻，马丹断定，她执意招聘自己，就是为了找回失去的爱情，从刚才她的举动更证明了这一点。于是他没有多想，便伸出双臂去拥抱她，同时他把嘴也慢慢地接近她的嘴唇。她急忙闪开，有礼貌地拒绝了他，并说：“本来我想和你谈一下工作的事，看来你醉了，快休息吧。”